

试论容闳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贡献

□ 李卫国

摘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了容闳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贡献;首倡通过留学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思想;较为成功地组织了百余名幼童赴美留学。

关键词 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留学教育思想;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学教育是一个异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其间,作为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教育家、著名的爱国维新志士的容闳,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发展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就容闳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性贡献作一尝试性分析。

—

容闳,字纯甫,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847年,在美国人布朗的资助与带领下,他与另外两名中国青年一道,远渡重洋,赴美留学;1854年,在美国取得了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长期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使容闳广泛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较多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教制度,从而使他成为一个较早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中国人。由于这些条件,容闳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当时中国的一般士大夫。可贵的是,他虽然羡慕西方的资本主义,但对于西方列强仗势压迫中国的行径极为不满,对祖国自身的贫弱落后深感不安,尤其是对满清政府的专制腐朽痛心疾首。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遂觉此身负荷极重。”^①因此,如何用自己学到的先进知识来为祖国谋求福利,这是常常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问题。尽管容闳想在毕业回国后,当一名内科或外科医生,或者当一名农业化学技术人员,但他明显地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仅凭自己一身的科技本领,想要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现状,根本无济于事。他认为若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造就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又离不开先进的西式教育。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容闳“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②这“应行之事”就是“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③显然,在大学毕业前夕,容闳的头脑中已经酝酿着回到祖国发展留学教育的思想。

1855年,容闳怀着发展留学教育的美好设想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使他更加感到有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必要。他清楚地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

• 收稿日期:1996年1月4日

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运用外国人。”^④如1867年,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第二年又由蒲氏充当中国外交使团的首席代表与美、英等国订立条约,从而演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幕荒诞剧。因此,容闳认为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已是刻不容缓的了。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四则”,指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⑤云云,首次正式提出了清政府应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的建议,可惜此事由于军机大臣文祥的去世而不了了之。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利用当翻译的机会,乘机向曾、丁二人提出留学建议。因当时洋务运动正处于勃兴时期,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所以容闳的主张得到了曾国藩等实权派的赞同和支持。容闳怀抱多年的留学教育的思想和愿望最终得以实现。

容闳留学教育思想的酝酿与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它吹响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第一声号角。留学教育思想经由容闳提出,特别是在上层实力派官员中宣传,使一部分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了留学教育的重要性,并进而行动起来,直接引发了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20名幼童赴美。从此以后,中国学生源源出洋,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留学高潮,这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正是由于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启动了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一些教育史专家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舒新城就曾明确指出:“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⑥第二,留学教育思想的提出,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狭小圈子,对于较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容闳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其先进的科技,也要学习其先进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因此,尽管洋务派后来阻挠留学教育,但是由于容闳留学教育思想的根本意图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文化,从而在中国建立独立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以取代封建专制统治,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在整个近代史上,这一思想比起“中体西用”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同情和支持。

二

在容闳坚持不懈的倡导下,1872年夏天,第一批30名幼童终于被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此后,又有三批幼童陆续赴美留学。前后凡百余名幼童留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近代中国真正走向西方世界的开始,它开掘了近代中国源源不断的留学教育之先河。尽管幼童留美离不开洋务派的支持,但从一开始起,容闳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自始至终担当了这一特殊事务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贡献是最突出的。

第一,容闳克服各种困难,白手起家,主持筹办了出国预备学校,并成功地召集了第一批出国预备学生,为幼童留美作好了准备。当清政府批准了留学教育的计划后,接下去面临的是许多棘手的具体事务。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招足第一批30名幼童。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外国存在着各种糊涂的认识,何况美国同中国又相距十分遥远。早期留学生颜惠庆在“官费留美”时,就听到过这样的谣言:美国有野人会剥人之皮,再给披上狗皮,使人变成四不像的动物,等等。^⑦如此一来,哪个父母还敢安心地送亲生骨肉去冒险呢?招生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招生条件比较严格甚至苛刻。按照最后规定的招生章程,“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还规定“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十

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⑧这样,应者寥寥,如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的上海也只招到几名。然而,容闳在困难面前并没有退缩,他一边宣传留学教育之意义,一边招选合格学生,最后终于招足了30名出国预备学生,并开办了出国预备学校。

第二,容闳昔日留学美国期间,品学俱佳,给美国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时,长期居留美国,使他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幼童顺利赴美学习、生活开辟了道路。容闳是1847年到达美国的,他首先在麻萨诸塞州的孟松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半后,他考取了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虽然容闳的预修欠缺影响了他的某些学科的成绩,但他并不自卑,而是暗暗努力,终于他的英文论说两次连获首奖。自此,“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虽然远在美国的大学学习,心却贴近祖国,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着为祖国谋福利的重任。总之,“他从头到尾的言行赢得了全班的敬重。”^⑩最能反映容闳获得美国人民好感程度的是1854年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当地许多人认为“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⑪,一些人前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一睹这位中国毕业生的风采。有位哈特福德城的布什内耳博士专程来见容闳,因为他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了几篇关于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文章,它们流露出作者的经国之才而引起了他的注意”^⑫,文章的作者便是容闳。从1847年到1854年,容闳在美国学习生活了约八年的时间,八年的日日夜夜,不仅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多的美国人,熟悉美国的情况,而且也使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好感。正因为如此,第一批幼童来到美国后,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同时,他们也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幼童留美的初期工作开展得如此顺利,不能不说主要归功于容闳的影响和努力。

第三,在幼童留美过程中,容闳尽心尽力于留美事业,并同各种守旧分子据理力争,使幼童留美得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并最终使不少幼童能够学有所成。容闳满腔热情地将组织幼童留美学习视为其一生中的最大的事业,为了这项事业,他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尽忠尽智。1875年,清政府任命容闳为驻美公使,但他不愿接受公使之职,因为他离不开幼童留美事业,也不放心让别人办理这一事业。但出于无可奈何,他接受了副公使一职,却仍保留了留学事务所副监督职位。容闳的这一选择为后来的留学教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如果他在当时没有坚决要求兼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幼童留美的寿命绝对不会延续十年之久。

然而,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别,在对待留学教育的问题上,不论容闳多么热心,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同清廷委派同来的官员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第一位与容闳共事的监督是陈兰彬,他们两人一开始就互相牴牾。由于幼童年少,在美国学习、生活免不了要受到美国风习的影响,如随美国人一起祈祷,参加美国人的游戏,学习美国人的健身运动等。在容闳看来,这些都不足为怪,而陈兰彬却深恶痛绝,为此与学生屡屡发生冲突,容闳不得不“恒居间为调停人”。^⑬自陈兰彬后,先后担任监督的还有区谔良、容增祥和吴子登,他们也无一不明里或暗里地与容闳作梗。就连在容闳看来尚能通达事理的区谔良这位开明人士也曾暗地写信给李鸿章,要求“中道撤回”留学生。^⑭容增祥也向李鸿章告状,说什么“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容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⑮吴子登一到任,更是“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⑯面对种种责难,容闳一面忍辱负重,维持留美事务所的局面,一面复书李鸿章,晓以利害关系。起初李鸿章还支持容闳,并“随时函告荔秋、纯甫、子登,劝令销融意见,尽心公务”。^⑰可是后来,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当时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不断制造“排华”气氛,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华暴动”,华侨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蒲安臣条约》中双边互惠条款也由美国单方面或予以修改,或废除。所有这些使清政府十分失望,留美事业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尽管如此,容闳仍竭尽最后努力,

四处活动,争取美国著名学者和大学校长的支持,请求清政府不要撤回留美学生。美国前总统格兰德亦为此事致函李鸿章,希望谨慎对待。但大势已去,容闳的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1881年,百余名幼童不得不提前凄然回国。

尽管此次幼童留美一事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则是举足轻重的。首先,由容闳倡导并负责组织的幼童留美,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以幼童留美为起点,留欧教育接踵而至,再往后,留日教育蓬勃兴起。1872年,只有30名幼童在国外学习,到1906年,仅留学中国的中国学生就达8000人,在欧美留学的人数也很多。近代留学教育,终于由一条曲折小溪经过沿途汇聚而成为滚滚洪流。其次,通过幼童留美,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人才。100多名幼童,除极个别的外,绝大多数后来为祖国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如詹天佑第一次不假外力,设计并领导修成了京张铁路;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等人负责兴建了我国第一批电报线路;唐国安参与创办了清华学堂,1912年又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吴应科在甲午中日海战中表现突出,获得了“巴图鲁”的荣誉称号;梁敦彦在清末当了外务部尚书;唐绍仪在民国初期出任国务总理,等等。由于留美幼童回国后大都表现非凡,清政府意识到当初裁撤留美事务所是不明智的,因而转而更加重视留学教育。同时,当年留美的幼童跻身于显要职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又积极推动了留学教育的发展。这一切对于晚清留学教育的再度兴起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容闳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领导和组织了留学教育活动,而且还以他那执著的爱国心、强烈的报国情等影响和感染了成千上万的近代留学生。近代中国确实需要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但是,出国留学生如果没有执著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报国情,不但不能拯救中国,反而会成为西方国家的代言人。一些西方国家积极主动地支持中国的留学教育,但它们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热心”支持中国的留学教育培养一批亲西方列强的上层人物,并最终使中国成为它们的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每个出国留学者必须心系祖国,这样才能在学成回国后不为西方国家所奴化,才能报效祖国。容闳在这方面为留学生作出了表率。按一般设想,容闳是最易于被奴化而丧失爱国心的,因为他从七岁起就进入美国教会学校学习,接着又到美国学习、生活了多年。但是,容闳非但没有被奴化,而且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逐渐升华为报国之志,时时为造福祖国着想。在报考耶鲁大学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容闳打算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他在了解到取得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保证毕业后充当传教士的规定之后,坚决拒绝申请这项奖学金。他认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8]这段朴实的话语,正是容闳的爱国心声。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的那颗爱国之心又一次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特韦契尔牧师曾说过:“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9]然而,无论前景多么艰险可怕,报效祖国的急迫心情使他于毕业的当年毅然告别美国,登上了归国的帆船。回国后,尽管他开创的百余名幼童留美事业不幸半途而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对祖国失去信心,而是很快地走上了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道谋求变法维新来救国的道路。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不得已于1902年远赴美国避难。在美国的晚年岁

月里,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前途。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容闳不顾病危,在短时间内连续写了五封信,寄给国内友人,表达了他对祖国革命和建设大业的关切之情。如在致一友人的信中,容闳对因清朝覆亡而可能“失其庇依,资斧无着,有辍业之虞”^①的官费留学生的生活极为关注。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容闳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法”而“竭力”。^②尤令人感动的是,他在“易簧时,犹嘱其二子覲形、覲槐,弃其营业,回助祖国”。^③容闳的一生,不愧是杰出的爱国者的一生,正如特韦契尔牧师所说的,“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④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他那赤诚的爱国心、高尚的情操、伟大的品格,对后来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感染作用。

①②③⑤⑧⑨ ⑬⑭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23、23、86、92、21、102、19 页。

④⑩⑪⑫⑱⑳特韦契尔:《代跋》,载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1、6、6、6、7、15 页。

⑥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台湾中国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 页。

⑦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 1982 年版,第 33 页。

⑬⑮⑯⑰⑱⑲⑳转引自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⑳转引自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 版,第 103 页。

责任编辑 银河

(上接第 54 页)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匹兹堡、惠灵、辛辛那提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农机制造业中心也从原来的纽约迁到了伊利诺斯和威斯康星。工业化运动的西移,使西部逐渐上升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区。1900年,工业革命的摇篮新英格兰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14.4%,而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三州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已占 38%,西部被誉为经济发展的“阳光地带”。

西部工业的崛起,使美国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猛增到 94.98 亿美元,为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综上所述,西进运动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发了美国西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其历史影响不仅具有全局性,也具有长期性的意义,它“确定了美国社会的节奏”。^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进运动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行为,移民当局对印第安人采取了强占土地、无情屠杀的政策,西进之路就是印第安人的“眼泪之路”,这是西进运动也是美国历史的一大污点。

①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179 页。

③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9 页。

②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7 页。

参 考 文 献

何顺果:《美国边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责任编辑 张吉兵